

被遺忘的念聖樓： 回顧丁念先收藏成就與捐贈史博館拓本的特質 與價值**

黃智陽*

摘要

國立歷史博物館建於 1955 年，最初名為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自開館以來，國立歷史博物館積極進行展覽、研究、典藏等各項事務，其中策辦的活動成為臺灣藝術文化發展中重要的歷史資產。包括專題特展、世界巡迴展覽，促進國際文化交流；推行國際歷史古蹟保護運動等，其中交流之餘適時與友邦簽訂文化專約，有效宣揚臺灣歷史與藝術文化。

凡此種種積極作為，可窺見國立歷史博物館身為臺灣戰後成立的第一座國家級博物館所展現的量能，間接窺見當時臺灣以文化作為外交的時代背景。然而 60 年代為國立歷史博物館創建的初期，策辦繁多的特展與跨國巡迴展，不免有時力有未逮，幸賴國內藏家與國外友人相助，方使展覽得以順利完成。

丁念先為臺灣戰後極重要的書畫收藏家，其收藏質量豐厚，在私人藏家中，堪稱首屈一指。本文以丁念先為例，說明私人藏家於公私展場中所扮演之角色，文化人介入收藏所代表之時代意義。同時分析丁念先響應「維護古蹟文物運動」，所捐贈唐代墓誌銘原拓 200 種於國立歷史博物館之特點，以及此舉在書法文化保存上的意義，這些都是十分值得重估的價值與成就。

關鍵詞

國立歷史博物館、文化專約、維護古蹟文物運動、丁念先、唐代墓誌銘。

* 華梵大學人文與藝術學院院長、美術與文創學系教授。

** 本文寫作期間獲科技部計畫「念聖樓收藏狀況與影響考察」之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211-001-）。

The Forgotten *Nian Sheng Studio*: Re-evaluat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from the Donation of Ding Nian-xian's Collection and Rubbings

Huang, Chih-yang*

Abstrac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was established in 1955, originally named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Relics." The major mission of the museum is exhibition, research, and collection. The exhibitions organized by the Museum had become its important historical assets; they included special exhibitions, world touring exhib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exhibitions. The Museum also promoted the protection of international historic sites. Apart from communication, it was a good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aiwan's history, art, and culture effectively by signing special cultural contracts with diplomatic countrie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was the first national museum after the War. As mentioned above, we can see from the Museum's energi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aiwan's cultural diplomacy at that time. In the 1960s, when the Museum was just established, organization of these numerous special exhibitions and transnational exhibitions did encounter certain difficultie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successful execution of exhibitions relied heavily on the assistances from domestic collectors and foreign friends.

Ding Nian-xian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llectors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fter war. With numerous exquisite works in his collection, Ding was the second to none among the private collectors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begins with Ding Nian-xian and his collection and illustrates the role of private collectors in public and private exhibitions;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s of cultural figures and their collections. Meanwhile, Mr. Ding responded to the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movement and donated more than two hundred pieces of Tang dynasty epitaphs to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This action has very important consequences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ulture of calligraphy. It is worthwhile to review its value and accomplishment.

Keywords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Special Cultural Contract,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Movement, Ding Nian-xian, Tang Dynasty Epitaph.

* Dean, the Collage of Humanities and Arts, Huaan University.

壹、70 年代前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背景回顧

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是臺灣戰後成立的第一座國家級博物館，建於 1955 年 12 月 4 日。史博館前館長王宇清曾回憶史博館創建緣起，他說：「那時張曉峰部長的創意之一，是要求深鎖在霧峰的故宮博物院古物來到臺北開放閱覽，俾得提升歷史文化教育；并擬選件出國展出，冀能配合外交，加強交流以裨助於國際關係的伸展。但不獲故博保管委員會同意。因而決議自創……」¹ 因此史博館創建的目的，在社會教育之外，促進國際文化外交，也是史博館早年重要的工作之一。1956 年 3 月 12 日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正式對外開放，由於籌建的時間很短，館內尚無文物收藏，因此一度被譏諷為「真空館」。儘管如此，史博館仍積極籌辦各項展覽與活動，同時逐步擴增館藏的豐富性。1957 年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正式改名「國立歷史博物館」。1961 年「國家畫廊」成立，為臺灣當時最具代表的畫廊，1971 年原有木造建築改建為目前紅牆綠瓦的明清風格建築。

史博館館務工作主要為典藏、研究、展覽。其中展覽約可區分國內展與國外展兩類。國內展覽包括經常展、特展、巡迴展。經常展是透過適當的規劃，長期地展出，具有固定性質。特展又分為館藏精品特展；或是由史博館籌辦，集合公家與私人藏家之珍藏的展出；與國外藝術來臺展出之策劃與承辦國際美術展徵件。巡迴展是由首任館長包遵彭「把知識送上門去」之理念發展而來，將經常展、特展的作品巡迴展出臺北之外的縣市。²

國外展覽主要分為中華文物的巡迴與交流展、參加國際美術的競賽與觀摩展，意欲展開文化外交，增益西方國家對臺灣之認識。中華文物的巡迴與交流展包括中華書畫藝術世界巡展、中華文物箱國際巡展、海上畫廊全球巡展等。1960 年由教育部、外交部合辦，史博館承辦「中華書畫藝術世界巡展」，史博館費時半年籌劃，於同年 12 月開始巡迴展出，分為中南美地區與紐澳歐非中東地區同時進行，此次世界性之巡展為時 10 年至 1970 年止，共巡展 28 個國家。

1 王宇清，〈四十星霜話史博〉，《國立歷史博物館建館四十週年紀念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5），頁 26。

2 參考黃永川，〈國立歷史博物館簡介〉，《博物》1 卷 2 期（1991.10），頁 61-63。

1968 年外交部有感拓展國際外交，需要更多開創式的作法，於是委託教育部，由史博館承辦。1969 年首批中華文物箱製作完成，內置約 120 件陶、瓷、銅材質的文物複製品及照片、郵票等，後來箱中還加入張大千、黃君璧等當時書畫名家真跡。文物箱提供當時的駐外大使館、辦事處巡展等文化活動使用，獲得廣大的迴響。「中華文物箱」，曾巡迴世界 20 餘國，直至 1985 年，中華文物箱前後共製作 5 次，共 769 箱。70 年代臺灣外交動盪飄搖，文物箱對外也傳達中華文化正統之印象。³

1974 年史博館與中國航運公司合作，於環遊世界的客輪「東方翠華號」、「宇宙學府」，次第設置「海上畫廊」，長期展出當代名家作品，向世界的旅人傳遞臺灣當代書畫家的藝術。⁴

史博館早年策辦多項國內外重要展覽，展現豐沛的展演能量，如「五月畫會」的代表畫家劉國松、莊喆與「東方畫會」的代表畫家蕭明賢、陳道明等，均曾入選「聖保羅國際雙年展選品展」及「巴黎青年美展作品甄展」。當代書法名家丁念先、陳定山、王壯為、曾紹杰、張隆延、朱龍庵、傅狷夫、陳子和、李超哉、丁翼聯合展出的「十人書展」……，一時之間當代書畫名家匯集，一同見證臺灣藝術的發展，6、70 年代史博館可說是臺灣現代藝術發展與傳統藝術宣揚最重要的推手。

貳、丁念先行誼

1969 年丁念先過世後，影響日微，已漸漸被世人所忽略，丁念先摯友陳子和不禁慨嘆道：「念先重道義，不拘細節，逝後世情涼薄，寂然無聞，逝者憾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如念先者！生前交遊爭相推重，而身後湮沒若此，每讀昌黎柳子厚墓志，未嘗不掩卷而三嘆也！」⁵ 目前除了書法界之外，大部分的人對於念聖樓毫無所悉，雖然念聖樓的藏品，偶爾

3 參考何定照，〈開箱之祖！神秘中華文物箱 飄搖年代的沉默文化大使〉，《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120884/4374172>（檢索日期：2020 年 08 月 26 日）。

4 參考林仲如，〈定位與轉變——從國立歷史博物館建館到特展加入與發展〉，《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48 期（2013.12），頁 187。

5 《上虞丁念先先生書畫遺墨》（無版權頁）頁 47。

可以造成資深藏家的追逐，但是在大部分的文化資訊中，念聖樓已為多數人所淡忘，在書畫圈中也鮮少為人所提及。然而丁念先身為臺灣重要的隸書名家與收藏大家，其念聖樓珍藏的特色與價值，亦是臺灣書畫藝術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的成就，不應就此湮沒於歷史中。尤其丁念先於收藏之外，不吝將個人收藏與大眾共賞，分享收藏之研究資訊，由此擴大了收藏的影響層面。丁念先曾先後捐贈史博館唐代墓誌銘全形拓片 200 種與宋、明民間瓷器 42 件，近年史博館參與文化部「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陸續將丁念先捐贈的唐代墓誌銘全形拓片與宋、明瓷器公開於網路，值此之際，回顧念聖樓之收藏，加以研究這批藏品，發揚其歷史意義與價值，具有重要之意義。

丁念先（1906-1969）字守棠，號思翁，別號念聖樓主人，齋號念聖樓。丁氏為 1949 年渡臺書家中，最能表現隸書古樸雄健之風采者，其圓厚茂密、柔健雄強之書風，亦為民國以來表現漢碑風格之集大成者。

20 年代經吳昌碩介紹加入「上海題襟館金石書畫會」，並拜入以隸書知名的駱亮公門下，後從褚德彝、高野侯二名家學習，藝事大進。1922 年丁念先進入私立大學國學專修科學習，1926 年因發生學潮而輟學，同年「上海題襟館金石書畫會」停止活動後，丁念先與丁輔之、高野侯等人另組「古懽今雨社」，歷任中國畫會總幹事等職。1931 年丁念先進入上海正風文學院中文系延續就讀大學四年級，專攻文史及金石考據之學，並於隔年畢業。畢業後，丁念先加入新成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畫家學術團體「中國畫會」，丁念先曾與張大千、王一亭、孫雪泥、熊松泉、錢瘦鐵等分別擔任該會常務委員、監事委員和執行委員。此時丁念先也任職於上海市政府教育局。

1937 年淞滬會戰爆發，丁念先被任上海市抗敵後援會宣傳委員會游藝組負責委員等職。隨著戰爭愈演愈烈，日軍獲勝，國軍後撤，上海局勢日趨危險，丁念先帶了一批流亡學生回到故鄉上虞。回到上虞的丁念先曾創辦戰時補習中學，1939 年丁念先短暫回到上海期間發動組織滬部游擊隊；同年教育部任命徵集、運送參加比利時展之展品；並與友人創辦大光中學。1940 年丁念先祕密離開上海回到上虞，自言：「上海如一日不收復，則一日不回上海。」⁶ 此時上虞春暉中學邀請丁念先擔任訓育主任，上虞春暉中

6 丁念先，《抗戰八年來我的生活紀略》（油印本，1945），頁 3。

學，民國時期曾有北大校長蔡元培、美學大師朱光潛、散文家朱自清、中國話劇的開拓者李叔同、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國畫大師張大千等在此駐留、教學……有濃厚的人文氣息。丁念先入校後，發現共產黨於此進行滲透工作，吸收春暉中學學生加入，被丁念先制止。當時戰亂頻繁、局勢不穩，丁念先並運用他在故鄉的影響力，供給軍用物資並號召鄉人，組織自衛隊保護當地安全。1942年丁念先父親逝世，他留髯自警，並決定抗戰勝利之前，絕不剃除此髯。1945年抗戰勝利，丁念先壯志已伸，鄭重剔鬚，重回上海。

1949年丁念先來臺灣，之後歷任公職；退休後擔任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教授。1959年6月，丁念先與知名書法家陳定山、王壯為、曾紹杰、張隆延、朱龍庵、傅狷夫、陳子和、李超哉、丁翼等組成「十人書會」，成為1949年後臺灣的第一個書法團體，並於7月1日起在史博館展出首次「十人書展」。1962年9月28日丁念先等42人共同發起，正式成立中國書法學會。

1960年春節（1月28日）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因新廈落成，舉行蘇東坡先生研究展覽，館長蔣復璁向丁念先徵集藏品，丁氏將蘇東坡《萬竿煙雨圖軸》以供眾覽。

1961年丁氏曾精選百件，在臺灣省立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位於臺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北側）舉辦「念聖樓書畫展」，因展覽圖錄不及出版，改以編印《念聖樓讀畫小記》與選擇部分展品印製成黑白畫卡。「念聖樓書畫展」展出展品計：唐代3件、宋代11件、元代7件、明代43件、民國5件；其中不乏蘇東坡、米芾的畫作，雖然其真跡與否值得商榷。但是個人收藏能有如此規模，引起關注，著實令後人驚嘆。

1968年3月，《藝壇》雜誌創刊，丁念先擔任主編。後又獨立創辦《新藝林》雙月刊並擔任主編，該刊的印刷質量及內容都為當時藝術刊物之冠。丁念先擔任《藝壇》與《新藝林》雜誌主編時，常提供自己的收藏以增加雜誌內容之豐富性。

當時的期刊如《藝壇》除了前兩期有1頁彩頁外，每期銅版紙印刷的圖版大約2頁左右；《新藝林》與當時的期刊相較，每期銅版紙印刷的圖版，至少有30頁以上；第二期「蘭亭專號」，銅版紙印刷更是高達40頁以上，

其中還有 1 頁跨頁設計，此於當時印刷技術仍不夠完備之年代，實是難能可貴。

1969 年 8 月中旬，丁念先因發現肝疾身體不適，但心繫《新藝林》出刊，欲待第五期發稿後再延醫診治，沒想到竟因此延誤就醫時間，而於 8 月 22 日晨溘然長逝，享年 64 歲。

參、中菲友誼年－舉辦「中華文物聯合展覽」

1947 年 4 月 18 日，中華民國與菲律賓簽署《中華民國菲律賓共和國友好條約》，建立公使級外交關係。史博館建館初期，即與菲律賓國立博物館密切聯繫，經常互贈書刊或文化禮品。1964 年菲律賓國立博物館承諾與史博館建立交換計畫，按照「中華民國與簽訂文化專約國家交換文物實施計畫」，彼此交換兩國間具有共同性、關連性之文物，交流更為緊密。⁷ 1966 年 3 月 25 日中華民國政府與菲律賓政府於臺北與馬尼拉兩地共同宣布民國五十五年為中菲友誼年。蔣中正總統說：「中華民國與菲律賓共和國地屬近鄰，理想相同，休戚相關。茲為加強兩國傳統親睦之關係，及增進兩國人民友誼起見，特宣布民國五十五年為中菲友誼年。」⁸ 由於中菲邦誼友好，因此「中菲友誼年」二度延長至 1967 年 6 月 24 日止，並決議籌建中山黎剎紀念館、至菲律賓舉辦中菲文物聯合展覽與發行友誼年紀念郵票，幾經轉折中菲友誼年紀念郵票於 1967 年 12 月 30 日與菲律賓同時發行。

1967 年 6 月行政院責令史博館籌劃中菲文物展覽案，同時代擬展出計畫，丁念先為史博館邀請為此展顧問之一。此次展出計畫，史博館以宣揚國家悠久的歷史與深厚的文化為核心，同時針對菲律賓國情，以富有美術價值之物品為首要考量，如銅器、玉器、歷代貨幣、印璽、石刻牙雕、織繡品、碑拓等；也特別向私人藏家陳昌蔚、林柏壽商借精美陶瓷器至菲律

7 參考〈我國與中南美洲各國文化交流（一）〉，《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69909-0024。
https://ahonline.dnr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917019NVJwN=_#JTUf（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6 日）。

8 中央社，〈中菲元首分別宣布今年為中菲友誼年—加強兩國傳統親睦關係〉，《中央日報》（臺北：1966 年 3 月 26 日，第 6 版）。

賓展出；書畫方面則向丁念先商借其珍藏配合展出。除了展品的選擇，最令史博館擔憂的便是展品的安全維護事宜，由於所有展品皆是國家珍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至為重要。尤其菲律賓當年的治安狀況並不理想，於是關於展品安全維護與運送問題，史博館曾再三與教育部、外交部溝通，最終決定與菲國政府合作由菲國警力與本國憲兵負責警衛，維護文物安全無虞，同時投保竊盜保險，並將展期由原訂的 2 個月縮短為 4 週，最終訂為 1968 年 3 月 16 日至 4 月 15 日於馬尼拉市舉行。1968 年 2 月展覽在即，駐菲外交官杭立武發電報致包遵彭館長，請他將展品中的現代名家書畫刪除，維持原來古書畫之提案。

杭立武電報內容：

展品目錄經交聯展執委會，該會認為其中現代書畫、圖，均屬名家，惟與展覽古物之意不符，請全部刪除，貴館五六臺博研字第四三六號或四八一號函所列書畫，並無現代作品，而原列較佳各件此次均不在內，為維持原案請盡量參照原冊送展……⁹

細審「中華民國在菲律賓舉辦中華文物展美術展覽品目錄」，¹⁰ 其中史博館之館藏主要為歷代工藝美術品，陶瓷與古書畫全是商借於私人藏家，此次展出的 35 件古書畫則是出於念聖樓之收藏。個人推估史博館中途增加現代書畫名家之作品，而將計畫書中原列的古書畫作品，予以精簡之原因，或許與菲律賓的治安有關。蓋 1953 年菲律賓國際博覽會曾邀請中華民國參加，其中「中國館」中的書畫名品許多即是出自念聖樓收藏，同時丁念先也為此次博覽會的古物審查委員之一，因此對於菲律賓治安環境之瞭解自是更為深刻。1968 年史博館將在菲律賓舉辦「中華文物展聯合展覽」之際，館方特別在意的也是展品安全維護之問題，於是在多方考量之下，雖然目前無法確知是哪一方之意見，但史博館在計畫過程中，的確曾一度將部分古書畫展品撤下，最後由於杭大使之建議，方維持原案。

9 〈中菲友誼年（六）〉，《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0709-0006。<https://ahonline.dnhi.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923057Qna-g=a#b5l>（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6 日）。

10 〈中菲友誼年（六）〉，《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0709-0006。

史博館在菲律賓舉辦「中華文物展美術展」中念聖樓的書畫有兩批分為「A 丁」字（25 件）與「B 丁」字（10 件）¹¹（請參考表一、二），大部分作品於《念聖樓讀畫小記》均有著錄。

「A 丁」字類別中有唐代草書 1 件、宋人繪畫 2 件、元人繪畫 1 件、明清書畫 19 件。

《唐杜甫贈衛八處士草書卷》¹²（圖 1）為狂草書，著錄於《念聖樓讀畫小記》第 2 件作品——「唐杜工部贈衛八處士詩卷」條目。此卷卷首有清代李掄元隸書引首，拖尾題跋最早可追溯至南宋景定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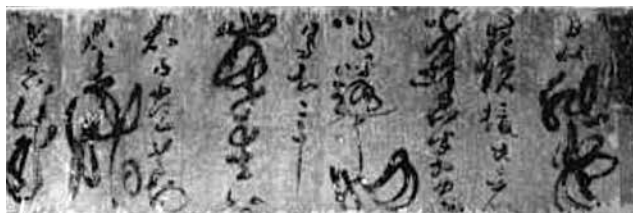


圖 1 佚名《唐杜甫贈衛八處士草書卷》法書 46×480 公分
國史館數位典藏

圖片來源：《我國在菲舉辦中華文物展覽品目錄及圖片》，《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0705-0004。https://ahonline.drn.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9154910jEFqBZ#671

（1262）太玉采菊翁劉高長歌跋，之後有元代張道濟、清代黃培芳、張岳崧、蔡之定、周鏐、孫星衍、潘士誠、李掄元等詩跋或題記。杜甫（712-770），字子美，唐朝詩人，目前並無確定的傳世墨跡。丁念先認為清代《佩文齋書畫譜》：「杜詩箋注云：近時胡儼曰：嘗于內閣見子美親書贈衛八處士詩，字甚怪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¹³中提及杜子美書法「字甚怪偉」之風格特徵與此卷相符，此卷明代曾藏內府，後收藏有緒，同時何子貞《東洲草堂日記》亦稱許此卷，因此認為應為杜甫傳世之作。¹⁴然〈贈衛八處士詩〉是杜甫約於唐肅宗乾元二年（759），任華州司功參軍時所作，因此《唐杜甫贈衛八處士草書卷》應當此之後，而此卷最早的題跋時間與此相隔約 5 百年，雖然杜甫在世與去世幾十年間名聲不顯，後來方聲名漸揚，

11 參考「中華民國在菲律賓舉辦中華文物展美術展覽品目錄」，〈中菲友誼年（六）〉，《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0709-0006。https://ahonline.drn.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923057Qnag=a#b5l（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6 日）。

12 圖版出處：〈我國在菲舉辦中華文物展覽品目錄及圖片〉，《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0705-0004。https://ahonline.drn.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9154910jEFqBZ#671（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6 日）。

13 丁念先，《念聖樓讀畫小記》（臺北：文星雜誌社，1961），頁 10。

14 丁念先，《念聖樓讀畫小記》，頁 9-10。

因此無收藏著錄及過眼者的題款，似乎也不無可能；但宋代時，杜甫聲名達到頂峰，備受當時文人推崇，而此卷僅有南宋不甚知名的劉高題跋，此確有待考之處。另一方面，1967 年「中華文物展美術展覽品目錄」中此展品圖片尺幅過小且不甚清晰，加上丁念先過世後，其珍藏大部分不知所蹤，《唐杜甫贈衛八處士草書卷》即為其中之一，至今亦不曾出現於拍賣市場，無法深入研究，未來如能有機緣進一步探究且有正面進展，將會是書法界之盛事。

《明唐寅虛亭岸幘圖卷》¹⁵（圖 2）為設色絹畫，卷末題五言絕句一首，款署吳趨唐寅，著錄於《念聖樓讀畫小記》第 30 件作品——「明唐寅虛亭岸幘圖卷」條目。唐寅（1470-1524），字伯虎，號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明代畫家，吳中四才子之一。此卷未署年月，丁念先認為應是中年精勤之作，經明代收藏大家安國（1481-1534）與何良俊（1506-1573）收藏，之後亦遞藏有緒，經清代袁廷禱（1764-1810）、清末民初裴景福（1854-



圖 2 唐寅《明唐寅虛亭岸幘圖卷》明代 絹本設色 33.3×232 公分

圖片來源：上海道明 2010 年秋季拍賣會「中國古代書畫」，《雅昌藝術品拍賣網》，<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71910514/>

15 圖版出處：（明）唐寅，《虛亭岸幘》，上海道明 2010 年秋季拍賣會「中國古代書畫」，《雅昌藝術品拍賣網》，<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71910514/>（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9 日）。

1924) 等人收藏，由於唐寅傳世作品較少，市場上贗品充斥，此作相對頗值得重視。

《宋人乾坤一擔軸》¹⁶（圖3）為設色絹畫，無款，著錄於《念聖樓讀畫小記》第13件作品——「宋人乾坤一擔圖大軸」條目。內容繪一人挑著一副貨郎擔，擔中裝滿日常百貨、兒童玩具等，旁邊有幼童購買商品與嬉戲，畫面上方題有「宣和鑒定」、「乾坤一擔圖」與「天下一人」（花押），但字跡不甚清晰；有元代柯九思（1290-1343）於裱邊款題以及清代乾隆、嘉慶皇帝等收藏印。此作因年代久遠，造成絹色晦暗、纖維破損老化的現象，丁念先認為應是宋代民間畫工之作。

「B 丁」字類別中有宋人繪畫3件、元人繪畫1件、明清繪畫6件。宋人繪畫包括：《宋人跋天女菩薩軸》、《宋人瑤池會圖卷》、《宋人名畫集冊》。

《宋人跋天女菩薩軸》¹⁷（圖4）無款，畫面左下角畫一長方格，以楷書題「技藝天女菩薩」六字，旁註其他民族之文字，難以識讀。此作以風格觀之，丁念先認為應是五代或是宋初人所繪，著錄於《念聖樓讀畫小記》第4件作品——「宋人技藝天女菩薩軸」條目。



圖3 佚名《宋人乾坤一擔軸》
絹本設色 161.5×91.5公分

圖片來源：上海道明 2011 年春季拍賣會「念聖樓藏古代書畫專場」，《雅昌藝術品拍賣網》，<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05200132/>



圖4 佚名《宋人跋天女菩薩軸》180×82公分

圖片來源：《藝壇》第3期，1968年5月，封裡

16 圖版出處：《乾坤一擔》立軸，上海道明 2011 年春季拍賣會「念聖樓藏古代書畫專場」，《雅昌藝術品拍賣網》，<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05200132/>（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7 日）。

17 圖版出處：《藝壇》第3期，1968年5月，封裡。

《宋人瑤池會圖卷》¹⁸（圖 5）為設色絹畫，著錄於《念聖樓讀畫小記》第 5 件作品——「宋人瑤池會卷」條目。此卷尾署「文矩畫」款三字，雖收藏有據，然據丁念先細審卷後題跋認為署款係後人所書，以及定此作為北宋作品。同時據北宋米芾《畫史》：「武岳學吳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象羅漢，善戰掣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畫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¹⁹ 丁念先認為《宋人瑤池會圖卷》除具有「髮彩生動」等特點之外，尤其畫中人物以粉點眼之繪畫風格為北宋畫家武洞清（生卒年不詳）所長，依此疑是武洞清所作，但無定論。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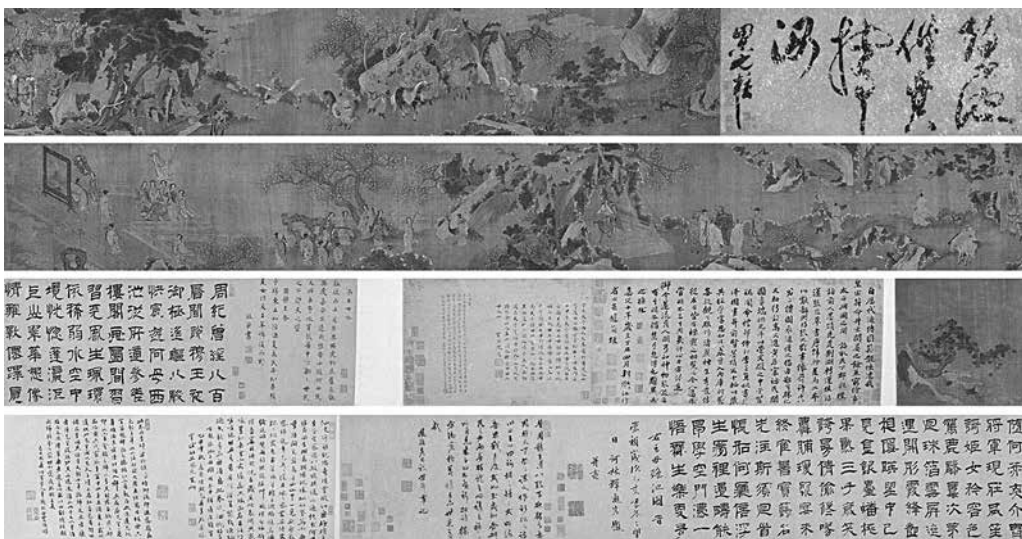


圖 5 佚名《宋人瑤池會圖卷》 絹本設色 29×431 公分

圖片來源：上海道明 2012 年秋季拍賣會「古代書畫」，<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24670363/>

《宋人名畫集冊》中有 10 件繪畫小品，8 件無款、1 件題「李贊華番騎圖」並有宋徽宗「天下一人」花押，不過將此花押與宋徽宗可靠作品的花押比對之，可發現此《番騎圖》²¹（圖 6）之花押仍有待考之處，此作是

18 圖版出處：無款《瑤池仙會》，上海道明 2012 年秋季拍賣會「古代書畫」，<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24670363/>（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0 日）。

19（清）紀昀、永瑤等編纂，《仿古版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史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17。

20 參考丁念先，《念聖樓讀畫小記》（臺北：文星雜誌社，1961），頁 11。

21 圖版出處：《番騎圖》，上海道明 2012 年秋季拍賣會「古代書畫」，<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24670363/>（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0 日）。

否為李贊華所繪，亦無定論。還有一件明宣宗朱瞻基《狻猊圖》²²（圖 7）不知何故也置於《宋人名畫集冊》中，《狻猊圖》著錄於《念聖樓讀畫小記》第 23 件作品——「明宣宗章皇帝狻猊圖」條目。朱瞻基（1398-1435），明朝第五位皇帝，年號宣德，開「仁宣之治」，雅好翰墨，工於繪事。《狻猊圖》題識：「宣德丁未，御筆戲寫」，上押「廣運之寶」朱文方印。將《狻猊圖》之題識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戲猿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苦瓜鼠圖》相較，《狻猊圖》之題識明宣宗之書寫特徵與《戲猿圖》、《苦瓜鼠圖》相似，《狻猊圖》應為明宣宗朱瞻基之作品。狻猊又作狻麈，即獅子之別稱。中國本土並沒有獅子，據《後漢書》所載，自漢代開始，已有西域古國進貢獅子的紀錄，由明宣宗能將獅子頭部和頸部周圍鬃毛的主要特徵如實描繪，可知《狻猊圖》應是他精心寫實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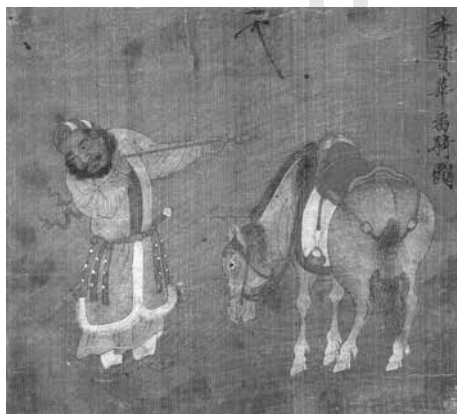


圖 6 舊題李贊華 《番騎圖》 絹本設色
20×23 公分

圖片來源：上海道明 2012 年秋季拍賣會「古代書畫」，<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24670363/>



圖 7 朱瞻基 《狻猊圖》 明代 絹本設色
29.1×35.6 公分

圖片來源：上海道明 2012 年秋季拍賣會「古代書畫」，<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24670363/>

《明尤求渡海羅漢卷》²³（圖 8）為水墨紙本，著錄於《念聖樓讀畫小記》第 42 件作品——「明尤求白描過海羅漢卷」條目。此長卷末署題「丁

22 圖版出處：（明）宣德皇帝（款），《狻猊圖》，上海道明 2012 年秋季拍賣會「古代書畫」，<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24670363/>（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0 日）。

23 圖版出處：（明）尤求，《渡海羅漢》，2016 年 9 月紐約蘇富比秋拍：羅伊與瑪麗蓮·派普夫婦珍藏中國繪畫專場精品，<http://www.sothebys.com/zh/auctions/ecatalogue/2016/roy-and-marilyn-papp-collection-of-chinese-paintings-n09544/lot.557.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11 月 19 日）。

亥伏日，吳門尤求拜寫。」尤求，字子求，生卒年不詳，為仇英婿，工寫山水、人物畫。《明尤求渡海羅漢卷》應作於明萬曆十五年（1587），此作曾由清代書家徐三庚（1826-1890）收藏，近人鄧爾疋（1884-1954）稱此作：「此卷白描精緻，意象欲生。信為超心鍊冶之作，殊不讓仇十州也。」此畫亦曾著錄於《筆翰之遺—羅伊與瑪麗蓮·派普夫婦珍藏中國繪畫》、《末法時代：中國佛教的圖景，850-1850》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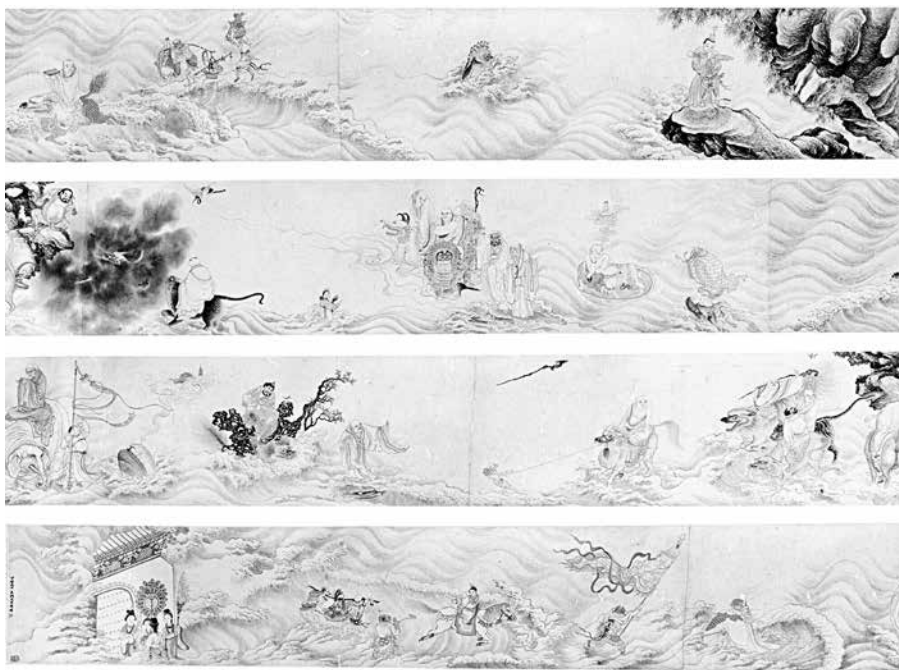


圖 8 尤求《明尤求渡海羅漢卷》明代 紙本水墨 31×721.3 公分

圖片來源：2016 年 9 月紐約蘇富比秋拍：羅伊與瑪麗蓮·派普夫婦珍藏中國繪畫專場精品，
<http://www.sothebys.com/zh/auctions/ecatalogue/2016/roy-and-marilyn-papp-collection-of-chinese-paintings-n09544/lot.557.html#>

如上分析，史博館 1968 年於菲律賓馬尼拉舉辦的「中華文物展美術展」，展品中丁念先借展的「B 丁」字號的 10 件繪畫中竟有 4 件宋元繪畫，包括《宋人跋天女菩薩軸》、《宋人瑤池會圖卷》、《宋人名畫集冊》、《元趙子昂洗馬圖卷》。宋元書畫之寶貴，歷來為世人所珍視，無怪乎僅此 10 件書畫的保險金額已遠高於此次史博館的 400 件藏品，然由於丁念先高義支持，決定親自將這批作品攜往與帶回，於是不需投保，從而減少國家負擔，也使展覽圓滿順利。

肆、維護古蹟文物運動與丁念先捐贈唐代墓誌銘原拓始末

1958 年聯合國文化科學教育組織第 10 次會議曾決議籌組保護歷史古蹟之國際運動，但因故此計畫至 1964 年始積極推動，呼籲全球人民重視歷史古蹟之文化價值。同年 11 月史博館奉教育部令籌備主辦，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同下，與聯合國各會員國一致發起「國際維護古蹟運動」。史博館將國內古物保存法等 5 項文件英譯函報聯教組織，並聯合國內學術界、媒體、學校與青年團體等共同推動，以期喚起民眾重視歷史古蹟與文物。

1966 年大陸地區爆發文化大革命，尤其是以大中學生紅衛兵為主力進行的「破四舊」運動，摧毀的珍貴的文物與歷史古蹟，使傳統文化資產遭受空前的浩劫。史博館於 8 月 30 日揭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文物古蹟的毀滅行為並聯合國內學術界發起全國性「維護古蹟文物運動」，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杰、學者林語堂、國史館館長羅家倫等先後支持，亦獲得民眾熱烈響應。

丁念先響應此「維護古蹟古物運動」，並於 9 月 1 日決定捐出長年珍藏之唐代墓誌銘全形拓片 201 種給史博館。（典藏編號：29573 至 29773 號；由於 29752 與 29673 是同一碑的不同拓本，因此丁氏共捐贈唐代墓誌銘原拓 200 種。）丁念先於寫給包遵彭館長信件中說：此捐贈行為「意在拋磚引玉，希望全國同好共起響應，以示抗議共匪摧毀文物之暴行。」²⁴ 他同時認為：「古物最好由國家珍藏，如由私人珍藏，一不妥善，卻有毀損……」²⁵ 包館長有感於丁念先之捐獻義舉，而呈報教育部隆重頒獎。尤其這批拓片均為民國年間大陸地區新出土者，搜羅不易，其重要之歷史文化的價值，是研究唐代書法藝術的珍貴資料。丁念先原本預計興建「念聖樓」博物館以收存其歷年珍藏，舉行定期展覽與大眾共賞，日後亦將全部藏品與博物館捐贈國家，詎料 1969 年丁念先因肝疾驟然離世，以致心願未成。1970 年為丁念先逝世週年，家屬遵其遺願，將 1968 年丁念先訪問菲律賓時收購

24 中央社，〈響應維護古蹟物運動 丁念先捐珍藏 唐代墓誌銘拓本悉贈史物館〉，《中央日報》（臺北：1966 年 9 月 3 日，第 5 版）。

25 中央社，〈維護古蹟文化運動 各界一致響應 丁念先說明國家珍藏意義〉，《中央日報》（臺北：1966 年 9 月 4 日，第 5 版）。

當地出土的宋、明民間瓷器 42 件（典藏編號：29774 至 29815，屬華南窯場出口的外貿瓷），續贈給史博館典藏。²⁶

伍、丁氏捐贈唐代墓誌銘原拓之書法特色及其價值分析

民國以前對唐代書法的認知，大體上局限在唐碑中之名家書法，概為歐、虞、褚、薛、顏、柳為核心，雖然唐代是楷書發展與成熟的高峰時期，可是對唐楷書風之理解，研究者仍有不夠周全的疑慮。丁念先捐贈史博館之唐代墓誌銘全形拓片，有些字形拙樸天真，誌蓋常有特殊的裝飾字體；同時因墓誌銘雕刻的字口非常清晰，從中得以感受唐代墓誌嫺熟的刀法與風格的多姿風采，著實可以更深廣的理解唐代書風，透過比較與研究則可超越傳統書法史中對於唐楷的制式理解。本論文藉由研究丁念先收藏的唐代墓誌銘拓片，可以實際推估唐代書法書寫與銘刻的文化，進一步的解釋唐代楷書風格的完整面貌。

本文擬從分析丁念先捐贈唐代墓誌銘原拓之質量、風格、美感賞析三方面來深刻把握此批、捐贈品的特色與價值。分述如下：

一、丁念先捐贈唐代墓誌銘原拓之質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的金石拓片數量龐大，在臺灣極具代表性。北京圖書館也相當重視石刻拓本之蒐集，收藏的歷史已達百年，收藏之豐富於大陸地區相當具有優勢。本文將丁念先捐贈史博館的 200 種唐代墓誌銘原拓²⁷（以下稱為史博館版）與北京圖書館館藏²⁸（以下稱為京圖

26 參考陳鴻琦，〈本館典藏品中歷年來（1959-2005）「捐贈案」之實務探討〉，《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34 期（2006.10），頁 56-57。

註：文中誤植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年與丁念先捐贈唐代墓誌銘拓本的年份為 1967 年，正確應為 1966 年。

27 本論文使用之丁念先捐贈之唐代墓誌銘拓片，圖檔來源為「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品」。

28 本論文使用之北京圖書館館藏唐代墓誌銘拓本參考《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 11-35 冊，圖檔擷取自「中國歷代墓誌數據庫」。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 11-35 冊。浙江大學圖書館古籍碑帖與保護中心，「中國歷代墓誌數據庫」，<http://csid.zju.edu.cn/tomb/stone>（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9 日）。

版)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館藏²⁹(以下稱為中研院版)進行比對,從拓本全幅的殘泐缺損狀況、缺字情況、筆道清晰程度等,分析丁念先捐贈史博館唐代墓誌銘原拓之品質。比對過程中發現丁念先捐贈拓本之品質精良,有相當比例是優於北京圖書館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之館藏,以私人藏家而言更屬難得,可見丁念先鑑藏之眼力與實力。同時也能具現史博館這批收藏之重要,如:《唐孫慕容墓誌銘》、《隋王府君妻墓誌銘》、《唐段文會墓誌銘》、《唐霍萬墓誌銘》、《唐韓寶才墓銘》、《唐王容墓銘》、《唐比丘尼法樂法師墓誌銘》《唐智悟律上人墓誌銘》等。

(一)、《唐孫慕容墓誌銘》(唐高宗咸亨四年(673)2月,典藏編號:29620)

以整體碑文的完整性而言,《唐孫慕容墓誌銘》京圖版的最後四行文字大量殘損,許多字已無法辨識,京圖版捶拓的年代應晚於史博館;中研院版的拓本在接近中央的位置有破損,從損壞情況觀之,應是拓本本身的破損,加上倒數第六行「寶曹開緒,璇源孕祥」中「源」字被墨遮去大部分,而難以辨識。因此《唐孫慕容墓誌銘》史博館的收藏是3個版本中是最精良者(圖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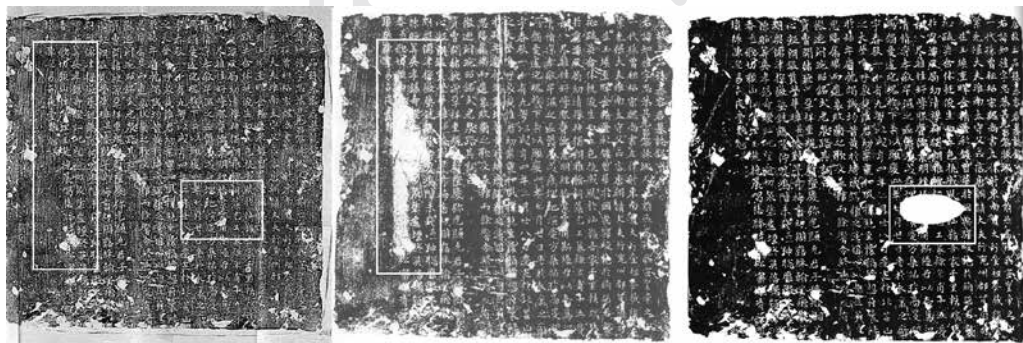


圖9 《唐孫慕容墓誌銘》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京圖版、中研院版)

29 本論文使用《唐孫慕容墓誌銘》、《隋王府君妻墓誌銘》、《唐段文會墓誌銘》、《唐霍萬墓誌銘》、《唐韓寶才墓銘》之「中研院版」,圖檔來源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參考毛漢光重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歷代墓誌銘拓片目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9)。毛漢光撰,《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5),第1-18冊。由於《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所載入之墓誌銘記年只至開元十五年(727),因此本論文以開元十五年為圖版比較之年代下限。

(二)、《隋王府君妻墓誌銘》(唐玄宗開元七年(719)，典藏編號：29633)

從拓本全幅的殘泐缺損狀況觀之，《隋王府君妻墓誌銘》京圖版的右下角、左上方與左下側都略有殘損，中研院版右下角略有殘泐，因此史博館版全幅最為完整，缺損的情況最少(圖 10)。



圖 10 《隋王府君妻墓誌銘》 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京圖版、中研院版)

再從文字殘損的情況比較，中研院版中央部分有一排文字消失，依目前看到印刷品的圖片推測這或許是捶拓時過於用力，或是其他原因所造成，但以文字殘損的情況而言，史博館版仍優於中研院版。京圖版在此也有類似的問題，如第七、第八行「比緣未便」、「載容華歌」的字跡，京圖版也較不清晰，因此《隋王府君妻墓誌銘》史博館的收藏是 3 個版本中是最精良者(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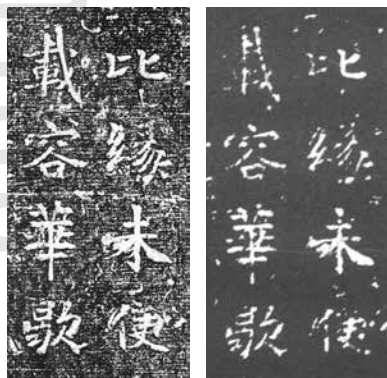


圖 11 《隋王府君妻墓誌銘》 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京圖版)

(三)、《唐段文會墓誌銘》(唐高宗龍朔三年(663)4月，典藏編號：29654)

從拓本全幅的殘泐缺損狀況觀之，《唐段文會墓誌銘》3 個版本的情況差異不大。以文字殘損的情況比較，可以發現京圖版的前 3 行捶拓的墨色較淺，同時文字殘損較多，第一行幾乎不識，而中研院版第二、三行文字消失，或許是中研院版捶拓的墨色比較深，導致許多字的主要筆畫有所殘損，相較之下，以字跡清晰程度而言，史博館版較佳。因此《唐段文會墓誌銘》史博館的收藏是 3 個版本中是最精良者(圖 12、13)。



圖 12 《唐段文會墓誌銘》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京圖版）



圖 13 《唐段文會墓誌銘》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中研院版）

（四）、《唐霍萬墓誌銘》（唐高宗顯慶三年（658）12月，典藏編號：29692）

從拓本全幅的殘泐缺損狀況觀之，《唐霍萬墓誌銘》3個版本的情況相類似。不過京圖版字形筆劃的線條較細，或許是捶拓時過於用力，或其他原因所造成，但以拓本中文字的清晰與神采而言，史博館版優於京圖版（圖14）。由字的完整度與字口的銳利度中研院版與史博館版捶拓的年代應接近，但細較文章如「九」字的橫折鉤（圖15），中研院版有所缺損。再從右下部「綱縷」、「玄默」這4個字的完整性而言（圖16），中研院版的字還是殘損得較多，以文字殘損程度而言，史博館版優於中研院版。因此《唐霍萬墓誌銘》的3個版本中，史博館版還是略勝一籌。



圖 14 《唐霍萬墓誌銘》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京圖版、中研院版）



圖 15 《唐霍萬墓誌銘》 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京圖版、中研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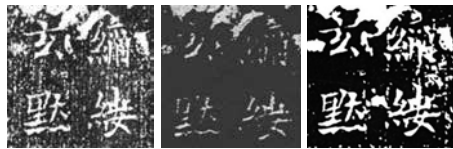


圖 16 《唐霍萬墓誌銘》 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京圖版、中研院版）

（五）、《唐韓寶才墓銘》（唐高宗咸亨四年(673)11月，典藏編號:29723）

從拓本全幅的殘泐缺損狀況觀之，《唐韓寶才墓銘》京圖版左上角裂痕殘泐的現象較史博館版更甚；中研院版的左下角與上方略有缺損，因此史博館版全幅最為完整，缺損的情況最少（圖 17）。

由字的完整度分析，京圖版第七行的「日」字已殘泐不識（圖 18）；中研院版第四行「朔」字的捺筆缺損較多（圖 18），上方「忽、廿」旁的破損因邊緣銳利，推測是蟲蛀或是後天造成的缺損（圖 19），史博館版文字的完整度優於其他版本。因此《唐韓寶才墓銘》的三個版本中，史博館的收藏是最精良的版本。



圖 17 《唐韓寶才墓銘》 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京圖版、中研院版）



圖 18 《唐韓寶才墓銘》 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京圖版、中研院版）



圖 19 《唐韓寶才墓銘》 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中研院版）

(六)、《唐王容墓銘》(唐懿宗咸通三年(862)7月,典藏編號:29762)

《唐王容墓銘》拓本(圖20、21),北京圖書館與中研院均無館藏,國家圖書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亦無此館藏,因此《唐王容墓銘》史博館藏本或為臺灣官方機構中所藏之孤本,更加令人珍惜。



圖20 《唐王容墓銘一蓋》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762



圖21 《唐王容墓銘》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762

(七)、《唐比丘尼法樂法師墓誌銘》(唐高宗永隆二年(681)3月,典藏編號:29763)

《唐比丘尼法樂法師墓誌銘》拓本,中研院無館藏。從拓本全幅的殘泐缺損狀況觀之,京圖版左側有不同程度的殘泐缺損,最後三行之銘文模糊不全,許多字已難辨識(圖22)。再與第二行之「蘭陵人也」作比較,京圖版字跡不清晰、缺損過甚(圖23),因此《唐比丘尼法樂法師墓誌銘》史博館版明顯優於京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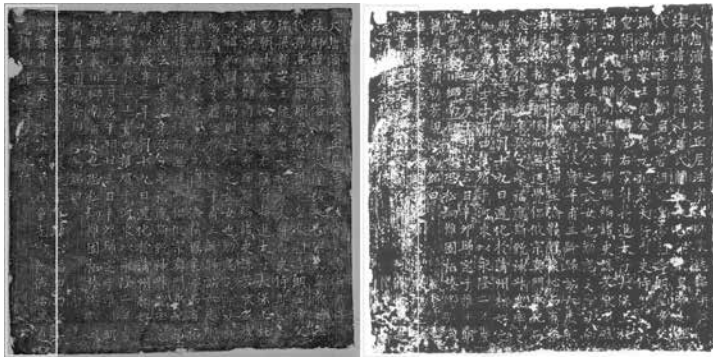


圖22 《唐比丘尼法樂法師墓誌銘》 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京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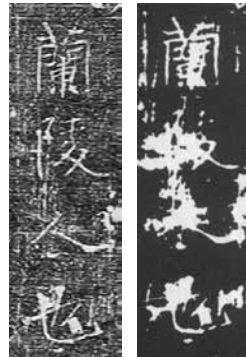


圖23 《唐比丘尼法樂法師墓誌銘》 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京圖版)

(八)、《唐智悟律上人墓誌銘》(唐代宗大曆六年(771)12月,典藏編號:29765)

《唐智悟律上人墓誌銘》拓本,中研院無館藏。從拓本全幅的殘泐缺損狀況與字的完整度觀之,京圖版上部損泐較甚(圖24),左上角「公」、「孫」字泐盡;上部中間「染」、「六」、「掩」字模糊不清(圖25),左上角之字跡模糊;拓本下方文字筆劃虛淡模糊(圖26),因此《唐智悟律上人墓誌銘》史博館版明顯較京圖版清晰精良。



圖 24 《唐智悟律上人墓誌銘》 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京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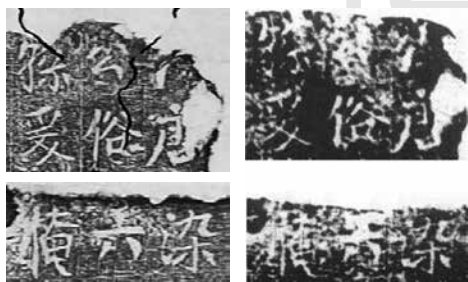


圖 25 《唐智悟律上人墓誌銘》 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京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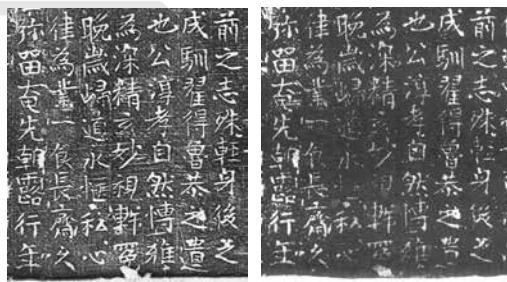


圖 26 《唐智悟律上人墓誌銘》 版本比較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史博館版、京圖版)

由於碑帖拓片具有歷史、文學、藝術、文字、史料等多方面的價值,因此深受文人喜愛,尤其珍貴的拓片往往流傳有緒,文人雅好在拓片上題跋,無形又增加拓片之人文內涵,因此碑帖拓片收藏在文人心中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如于右任早年自命書齋號為「鴛鴦七誌齋」也是因為右老曾收集北魏到北齊七對合葬夫婦的墓誌銘之故。丁念先為 60 年代臺灣重要的

書法家、收藏家，其金石拓本之收藏亦傲視當時藝壇，尤其漢碑收藏之質精量豐，素來為文化圈所肯定，於是丁念先捐贈史博館的這批唐代墓誌銘拓片中，其品質精良者甚至超過兩岸一流的收藏機構，由此可知丁念先之收藏品味增益了史博館拓片文物的總體價值。

二、丁念先捐贈唐代墓誌銘原拓之風格分類

近年大量唐代墓誌銘資料陸續出土，體現出唐代墓誌豐富的藝術內涵與書體多樣化特徵。雖然丁念先捐贈這批唐代墓誌銘原拓之數量，只佔全部唐代墓誌銘的一部分，然這批拓本的年代從隋大業九年（613）橫跨至後唐明宗天成二年（927），跨越 3 百餘年，呈現出唐代書法藝術豐富多樣之面貌。

丁念先捐贈的 200 種唐代墓誌銘原拓中，若分開統計，則墓誌蓋拓本有 30 張、文字拓本有 181 張。墓誌蓋題銘通常記載墓主身分，書體以篆書為主，也包括楷書。墓誌蓋上的字體大小沒有固定規範，其中有只以線刻方式表現文字，蓋面風格素樸簡約無裝飾，以實用為主要目的，如《唐白知新墓誌銘》（圖 27）；也有以實刻或是陽刻呈現，如《唐□君及夫人嚴氏墓誌》（圖 28）；以及四側以精細的線刻圖案造型裝飾，如《唐茹夫人墓誌》（圖 29）、《唐故特進泉君墓誌》（圖 30）雖寥寥數字但莊重大氣、富麗隆重。



圖 27 《唐白知新墓誌銘》蓋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756



圖 28 《唐□君及夫人嚴氏墓誌》蓋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589



圖 29 《唐茹夫人墓誌》蓋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580



圖 30 《唐故特進泉君墓誌》蓋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586

唐代墓誌銘文字拓本的書法，體現出唐代書法之藝術高度與風格之多樣包容性，而史博館收藏這一批唐代墓誌銘拓本即展現出唐代書法豐富的面貌，如：隸書風格、行草風格、楷書風格，已然概括了大唐書法的精緻與風采。

（一）、隸書風格：方正而飄動

唐代早期墓誌銘字形橫扁略有隸書筆意，天真率意，如：《唐故張夫人女羨墓銘》、《唐譚伍墓誌銘》（圖 31）等。盛唐時期也盛行隸書書寫墓誌銘，其特色鮮明，展現唐代隸書之特點，如：《唐張休光墓誌銘》（圖 32）。

（二）、行草風格：流暢而優美

唐碑行書風格是從唐太宗開始影響的，由唐太宗李世民撰文並書丹的《晉祠銘》開創以行書刻碑的先河，為唐碑行書化之始。丁念先捐贈唐代墓誌銘全拓具有行草風格者，如：《唐蕭貞亮墓誌銘》、《唐魏邈墓誌銘》（圖 33）、《唐智悟律上人墓誌銘》、《唐令狐氏墓誌銘》（圖 34）等。

（三）、楷書風格

1、方整茂密、結字堅實

此類型用筆以方筆為主，結構謹嚴，表現出茂密雄健的藝術效果。如：

《唐上谷侯夫人義明鄉君譚二娘銘》（圖 35）、《唐陳懷儼墓銘》（圖 36）等。

2、結體修長、高挑俊美

此類型字形修長、撇捺舒展、挺拔秀美。如：《唐史信墓誌銘》、《唐段秀墓誌銘》（圖 37）、《唐竇夫人之銘》（圖 38）等。

3、疏朗典雅、平和閑澹

此類型文字間距較寬、氣息疏朗，其格調清新，於唐碑中別具一格。如：《唐張朗墓銘》、《唐福禪師墓誌銘》（圖 39）等。



圖 31 《唐譚伍墓誌銘》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675



圖 32 《唐張休光墓誌銘》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656



圖 33 《唐魏邈墓誌銘》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6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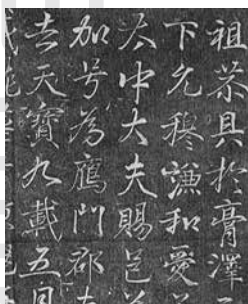


圖 34 《唐令狐氏墓誌銘》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614



圖 35 《唐上谷侯夫人義明鄉君譚二娘銘》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701



圖 36 《唐陳懷儼墓誌銘》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616



圖 37 《唐段秀墓誌銘》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6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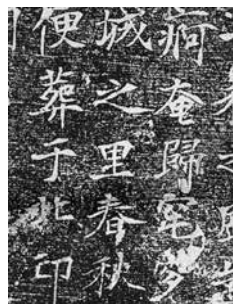


圖 38 《唐竇夫人之銘》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5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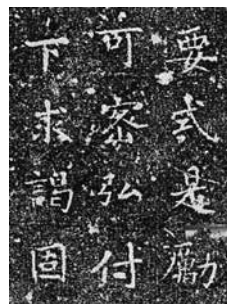


圖 39 《唐福禪師墓誌銘》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764

三、丁念先捐贈唐代墓誌銘精品賞析

金石碑版之銘文因具有歷史研究的文獻價值，受到學界的重視，金石書法也因金石學興起，廣受文人推崇。唐代墓誌，體現出多樣的風格，尤其墓主身分上至帝王貴胄、下至百姓庶民，於是內容豐富蘊含唐代政治、經濟、社會珍貴之史料，而數量眾多的唐代墓誌具體反映唐代書法之豐富性，具有重要之書法審美價值。

大量唐代墓誌書法的仔細審視，可以理解唐楷不僅歐、虞、褚、薛的典範樣式，這些墓誌中，令人驚覺到不知名寫手的書法，其技法、風格之純熟也不亞於名家風範，於是這些墓誌銘的出土，矯正人們對於唐楷的既定印象，有助於對於唐代書法真實面貌之理解。丁念先捐贈唐代墓誌銘拓本中即蘊含這些書法精品，讓人感受到唐人書法的豐富面貌。略舉幾件精拓品賞之。

（一）、《唐霍萬墓誌銘》（唐高宗顯慶三年（658）12月，典藏編號：29692）

霍萬，字萬敵，顯慶三年 11 月 22 日卒，同年 12 月葬於邙山。《唐霍萬墓誌銘》（圖 40）書寫者的字形長短變化豐富，書風保留隋魏書風，方析雋爽，字形方扁而質樸，部首高低有致，自然成趣，整體風格成熟而自然。

（二）、《唐張軌墓誌銘》（唐高宗咸亨元年（670）9月，典藏編號：29719）

張軌，字道彥，虢州總管江陽縣開國公。咸亨元年 9 月 14 日卒，春秋 61。《唐張軌墓誌銘》（圖 41）字形雖然較小，但書風俊秀嚴謹，字形大小變化，起筆兼具逆筆、出鋒，用鋒自然，因其結構緊密，法度謹嚴純熟。

（三）、《唐韓仁師墓誌銘》（唐高宗咸亨四年（673）9月，典藏編號：29724）

韓仁師，字子敬，為黃州行參軍。咸亨二年 6 月 26 日卒，春秋 52。咸亨四年 9 月 21 日遷葬於邙山。《唐韓仁師墓誌銘》（圖 42）之筆意略合褚遂良姿態，變化豐富，起筆略似《倪寬贊》用筆輕盈之特點，雖近來有論者因《倪寬贊》之用筆與褚書有所出入，而認為並非褚遂良所作，從墓誌銘中的文字看來，《倪寬贊》這種輕靈的筆法，在唐碑雖然較少，但非絕無僅有，且依此風開啟宋元書法更重起筆輕靈之風規。

(四)、《唐焦松墓誌銘》(大周天授二年(691)10月,典藏編號:29612)

焦松,字貞節,官任文林郎。大唐永昌元年(689)7月3日卒。大周天授二年10月24日與夫人種氏合葬於北邙山。武則天在位期間曾造新字,同時全國推行使用,在此影響下墓誌銘之撰寫,便常雜合異體字,展現強烈的時代風格,如《唐焦松墓誌銘》(圖43)中的文字便體現此一現象。雖然異體字雜合不容易諧合,然此作楷書純熟,篆書略飄舉,剛好能使楷、篆相應一氣。

(五)、《唐福禪師墓誌銘》(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7月,典藏編號:29764)

釋義福(658-736),唐代佛教禪宗高僧,唐開元二十四年圓寂,世壽79,勅號大智禪師。《唐福禪師墓誌銘》(圖39)銘文為杜昱所撰。此墓誌銘字的間距寬綽,氣息疏朗,在唐碑實不多見,可見《唐福禪師墓誌銘》的美感之特別,其風格清新優雅,極具特色,與歐陽詢、褚遂良大家的楷書相比並不遜色。

(六)、《唐李夫人鄧氏墓誌銘》(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1月,典藏編號:29750)

墓主人李昂,開元二十五年(737)正月5日卒,春秋57。夫人鄧氏年82卒,其年11月14日葬,而無記年。撰書者滕少逸,生卒年不詳。《唐李夫人鄧氏墓誌銘》(圖44)字形圓厚外拓,但頗有變化,更具趣味,例如「稟」字形上寬下窄,「終於」二字採行書寫法,要比規範的顏體字更加生動,整體有顏體寬厚豐潤之特徵,又增益了姿態的變化。

(七)、《張遊藝墓誌銘》(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12月,典藏編號:29757)

墓主人張遊藝於貞元十八年12月1日歸葬於洛陽縣。撰書者高弘規,生卒年不詳。《張遊藝墓誌銘》(圖45)中文字只有界行而沒有界格,同時書寫者刻意沒有對齊字與字的間格距離,銘文以楷書的字形書寫、以行書的章法表現,文字高低交錯自由書寫,字形上寬下窄,表現出一種瀟灑的稚拙意趣。



圖 40 《唐霍萬墓誌銘》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692



圖 41 《唐張軌墓誌銘》
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719



圖 42 《唐韓仁師墓誌銘》
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724



圖 43 《唐焦松墓誌銘》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612



圖 44 《唐李夫人鄧氏墓誌銘》
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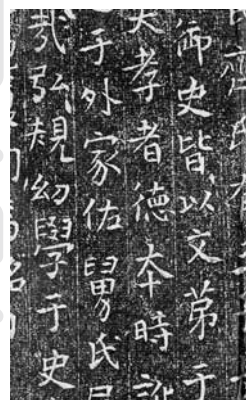


圖 45 《張遊墓墓誌銘》
局部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典藏編號 29757

陸、結語

70 年代之前國立歷史博物館身為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公立博物館，對外為了爭取友邦對於臺灣的認識，也為臺灣拓展外交空間，致力推動國際文化交流，於是策辦許多國際交流展覽或是承辦國際雙年展之徵件，無形中成為臺灣現代藝術重要的發展平臺；對內為了教育民眾與宣揚傳統文化，配合時序與活動舉辦許多特展。早年史博館的館藏未豐，同時經常面臨人

手不足或經費有限的情況，面對龐大而繁雜展覽事務，僅靠單一博物館之力，難免力有所不及，幸賴國內收藏家之協助，方能達到對展覽品質的要求。

臺灣早期藝壇頗有收藏的風氣，書畫家本身亦雅好收藏，文人友朋間常互相交流、借觀共賞書畫，其中念聖樓之收藏於臺灣藝壇中可稱是首屈一指，尤其丁念先精於考訂，善於鑑別，因此其字畫收藏的水平極高，往往為當時重要書畫展徵集民間收藏作品之首選。如 1956 年 4 月 13 日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舉辦「蘭亭修禊書畫展覽」展出名家收藏之蘭亭修禊書畫作品，其中丁念先收藏之珍品，便是其中重要的展件；1957 年 6 月史博館舉辦的「明代書畫特展」，丁念先也提供自己的收藏，以增加展覽的豐富性。史博館創館館長包遵彭³⁰致丁念先信札中言：「本館籌辦明代書畫特展荷蒙允予惠借所藏珍品，至深感激。」³¹由此可知文化人以自己的收藏品味選擇藝術品，除了提昇自己的鑑賞眼光，對於文化保存也是具有相當重要之貢獻。

丁念先集書法、收藏、學術、推廣等成就於一身，對於文化保存也有強烈的使命感，他不只是收藏、維護藝術品，他更積極的分享自己收藏的成就與心得，進一步響應「維護古蹟文物運動」，將長年收藏的唐代墓誌銘原拓捐贈與史博館，具體充實了史博館館藏唐代文物的內容，對於書法史料的研究更積累了不可或缺的資產，經過本論文之分析，可以發現這批唐代墓誌銘拓本之品質精良，不亞於兩岸公立機構之收藏。此 200 種拓本中，與相關版本比對之下，幾乎每件拓本都具有良好品相，很少劣於其他單位的收藏，足見丁念先在收藏拓本時已經作了品質上的篩選，所以總體呈現高度的質量，可以提供研究者極佳的品相條件。同時透過墓誌書法之分析可以感受唐楷的多姿風采與風格的多樣性，進一步理解唐代楷書的完整面貌與藝術高度。因此本文透過拓本的再研究得以回顧捐贈者的眼界、慷慨與貢獻，促使我們對於時代價值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尤其在多數人已經淡忘念聖樓的此時，似乎乍現了文物的幽光，感到歷史重估的意義。

30 包遵彭（1916-1970），字龍溪，安徽定遠人。1955 年籌設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後改名國立歷史博物館。1968 年調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公餘並任教於大學院校。

31 包遵彭致丁念先信札，《名賢百家書札真迹》（新北：正品國際藝術有限公司，2018），頁 99。

表一 中華民國在菲律賓舉辦中華文物展覽商借丁念先先生私人藏品古代書畫清冊（一）³² 1967 年 12 月

字	號	名 稱	件 數
A 丁	1	唐杜甫贈衛八處士草書卷	1
A 丁	2	明董其昌行書詩卷	1
A 丁	3	宋人題唐款為陸放翁畫西北紀游圖卷	1
A 丁	4	宋趙千里仿李將軍金碧山水卷	1
A 丁	5	元人九歌圖卷	1
A 丁	6	明唐寅虛亭岸幘圖卷	1
A 丁	7	明文嘉山水卷	1
A 丁	8	明丁雲鵬西園雅集圖卷	1
A 丁	9	明董其昌長江萬里圖卷	1
A 丁	10	清曹有光金牋山水冊	1（共十幅）
A 丁	11	清高鳳翰畫冊	1（共八幅）
A 丁	12	宋人乾坤一擔軸	1
A 丁	13	宋人沒骨山水軸	1
A 丁	14	明馬守貞蘭竹軸	1
A 丁	15	明陳道復葡萄小幘	1
A 丁	16	明錢穀秋山高隱軸	1
A 丁	17	明尤求畫雪個山人像軸	1
A 丁	18	清米漢雯山水軸	1
A 丁	19	清王原祁山水軸	1
A 丁	20	清陸道淮山水軸	1
A 丁	21	清高其佩報喜圖大橫幅	1
A 丁	22	清閔貞人物軸	1
A 丁	23	清邊壽民蘆雁圖軸	1
A 丁	24	清王昱巒容川色軸	1
A 丁	25	清乾隆御題張宗蒼山水軸	1
合計：25（件）			

32 參考〈中菲友誼年（六）〉，《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10709-0006。

表二 中華民國在菲律賓舉辦中華文物展覽商借丁念先先生私人藏品古代書畫清冊（二）³³ 1967年12月

字	號	名 稱	件 數
B 丁	1	宋人跋天女菩薩軸	1
B 丁	2	清王鑑仿荊關山水軸	1
B 丁	3	清梅清黃山天都峰軸（周材之公舊藏）	1
B 丁	4	清吳圻秋山行旅圖軸	1
B 丁	5	宋人瑤池會圖卷（南海吳氏家廟事實著錄）	1
B 丁	6	元趙子昂洗馬圖卷	1
B 丁	7	明尤求渡海羅漢卷	1
B 丁	8	明丁雲鵬羅漢卷（故宮淳化軒藏品）	1
B 丁	9	宋人名畫集冊	1（共十幅）
B 丁	10	清華岳畫冊（顏氏寒木堂舊藏）	1（共八幅）
合計：10（件）			

33 參考〈中菲友誼年（六）〉，《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0709-0006。

參考書目

一、專書

《上虞丁念先先生書畫遺墨》，無版權頁。

丁念先，《抗戰八年來我的生活紀略》，油印本，1945。

丁念先，《念聖樓讀畫小記》，臺北：文星雜誌社，1961。

毛漢光重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歷代墓誌銘拓片目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9。

毛漢光撰，《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1-18冊，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5。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11-35冊，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林進忠，《認識中國書法藝術—隸書》，臺北：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1997。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筆路藍縷十四年：包遵彭與國立歷史博物館(1955-1969)》，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6。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國立歷史博物館建館四十週年紀念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5。

熊宜敬，《筆精墨妙 氣雅韻深—渡海來臺書畫名家系列（二）》，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6。

二、論文

于大成，〈丁念先生二三事〉，《書畫月刊》，6卷4期，1969年11月，頁34-36。

王壯為，〈十人書展與書苑一年〉，《暢流》，22卷5期，1960年10月，頁11。

林仲如，〈定位與轉變—從國立歷史博物館建館到特展加入與發展〉，《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48期，2013年12月，頁176-189。

姚谷良，〈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美術活動〉，《教育與文化》，223、224期，1959年11月，頁36-38。

涂璨琳，〈丁念先隸書之研究〉，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馬紹文，〈十人書展〉，《暢流》，28卷7期，1963年11月，頁22。

張台生，〈丁念先小傳〉，《臺灣地區前輩美術家作品特展（書法專輯）》，臺中：臺灣省立美術館，1994年。

張朋園，〈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國際交換工作〉，《教育與文化》，223、224期，1959年11月，頁51-56。

張隆延，〈十人書展〉，《文星》，4卷3期，1959年7月。

- 張隆延，〈念聖樓所藏書畫識小錄〉，《文星》，8卷1期，1961年5月，頁18。
- 陳鴻琦，〈本館典藏品中歷年來（1959-2005）「捐贈案」之實務探討〉，《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34期，2006年10月，頁56-57。
- 陶壽伯、陶鳳若，〈陶壽伯自編年譜〉，《昆侖堂》，2014年2期（總39期），頁18-31。
- 黃永川，〈國立歷史博物館簡介〉，《博物》，1卷2期，1991年10月，頁61-63。
- 羅伯乾，〈丁念先先生的生平及其書法〉，《臺灣教育》，269期，1973年5月，頁24-27。
- 嚴鴻序，〈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特展〉，《教育與文化》，223、224期，1959年11月，頁46-51。

三、報章

- 中央社，〈中菲元首分別宣布今年為中菲友誼年—加強兩國傳統親睦關係〉，《中央日報》，臺北：1966年3月26日，第6版。
- 中央社，〈維護古蹟文化運動 各界一致響應 丁念先說明國家珍藏意義〉，《中央日報》，臺北：1966年9月4日，第5版。
- 中央社，〈響應維護古蹟物運動 丁念先捐珍藏 唐代墓誌銘拓本悉贈史物館〉，《中央日報》，臺北：1966年9月3日，第5版。
- 聯合報，〈中航所屬大客輪中 次第設置海上畫廊〉，《聯合報》，1974年7月16日，第9版。

四、網路資料

- 〈中菲友誼年（六）〉，《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0709-0006。
<https://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923057Qna-g=a#b5l>，
檢索日期：2020年8月26日。
- 〈中菲友好協議決以五十五年為中菲友誼年〉，《行政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4-020200-0045。
<https://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923081XhkQQRY#3el>，檢索日期：2020年8月26日。
- 〈菲律賓國際博覽會〉，《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0501-0204，
<https://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918538vJ66DdQ#d5J>，
檢索日期：2020年8月26日。
- 〈我國與中南美洲各國文化交流（一）〉，《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69909-0024。
https://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917019NVJwN=_#JTUf，檢索日期：2020年7月31日。

〈我國在菲舉辦中華文物展覽展品目錄及圖片〉，《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10705-0004。https://ahonline.drn.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9154910jEFqBZ#671，檢索日期：2020年8月26日。

何定照，〈開箱之祖！神秘中華文物箱 飄搖年代的沉默文化大使〉，《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120884/4374172，檢索日期：2020年8月26日。

